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九

東陽王崇炳虎文甫編輯

金華陳思臚宸若甫原梓

男

士璚璨文
邦琛煥文

原梓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刊

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
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
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

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
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
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
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
事溫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
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
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
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
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

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卻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

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
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
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胸中
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
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
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
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
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

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辭
絺疵之言而謂智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
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
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
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
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旣已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爲此將以愧天

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
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
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爲之

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爲賢君者蓋當時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
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
年之前散在諸國故能使其君爲賢君如文侯問
鐘聲心術微著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
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聾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尙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厯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

于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爲魯將娶齊女爲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
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
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爲技能所使者難然吳起
卒爲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
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
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
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
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
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

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說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尙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畱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

是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鷄鳴
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
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
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畱於天地間人同用須使
人人均足方是兩間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
物且如布帛粟菽人人所須泉貨金貝人人欲用
今富者乃封之倉庫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
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
人皆可用今乃欲攘以爲已有然後散之及人此

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是此
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王
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爲
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
畱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
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爲所移斯可以爲難
矣

魏其爲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
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爲身計者有爲國計者爲身
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衆盛更
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爲
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
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
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
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
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

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
賢愚混雜始可爲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
意不過勸寶嬰爲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
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爲善惡者以爲
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
便是爲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
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
不察如籍福所言寶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寶嬰反以